

中国文化与武化论弈

方国清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一个真正健康的和谐文化总体应该包含文化与武化。文化乃以文教化, 通常借用礼乐等美、善的事物去涵养人、陶冶人。武化则在于成就人阳刚之身躯气质。文化与武化实无优劣之分, 其共通之处都在“化人”与“人化”, 对人进行尽可能完善而全面的教育, 促使人的心灵各能力获得相互渗透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 武术; 文化; 武化; 教化; 人化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7)01-0076-03

On the civil culture and martial culture in China

FANG Guo-q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A truly healthy and harmonious cultural ensemble should contain civil culture and martial culture. Civil culture is to moralize people in a civil way, usually to cultivate and refine people by utilizing aesthetically beautiful and morally excellent things such as social courtesy and protocol. Martial culture is to build the manly physical temperament of a human being.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 culture and martial culture, and what is common between them is to “moralize people” and “civilize people”, to educate people in a way as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an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uplift of various psych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a human being in an interpenetrative way.

Key words: martial art; civil culture; martial culture; moralization; civilization

文化可说是精神的文明, 武化是“武”所承载、担负的文明。

文化是名词, 同时也是动词; 化字含有改变、化育的意义; 《周易·贲卦·象传》曰: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直面去理解, 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1]。文要化, 要影响其它的一种东西, 要感化或支配别一种东西; 譬如教育, 可以使人向善, 可以使人有优美的情操, 这就是文化之一。武化就是要以“武”所担当的文化内涵去感化或支配别的人或物, 譬如在我们看到英雄挺身于危难, 匡扶与行侠之时, 我们的精神就会振奋起来, 这也就是武化的一例。文可以化, 武同样可以化。古人说: “与善人交, 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香可以改变环境, 可以支配其他的东西, 正可解释“化”字的功用^{[2][279]}。然而, 曾几何时, “文武分途”, 文武老死不相往来呢? 两者谁与争锋? 谁主沉浮?

1 文化与武化的历史寻绎

在现代汉语文献中,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汉刘向《说

苑·指武》: “凡武之兴, 为不服也, 文化不该, 然后加诛。”这里“文化”, 是指“文治和教化”, 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如《礼·祭法》: “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又如《论语·子罕》云: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集注》: “道之显者谓之文, 盖礼乐制度之谓。”可见, 最早的文化为一动词, 具有文治和教化的含义。而作为名词的用法普及和定型化, 乃是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的^[3]。

早在先秦之春秋战国, 武化就曾充斥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滋生了雄沉的“武风”, 渐为“国之大风”, 盛世出“四时讲武, 三年大习”的时尚。“尚武”之风气, 丝毫不差于最重体育的希腊城邦斯巴达, 形成过空前的“武化世界”^[4]。尽管孔子曾呼号奔走, 但“以文化国”、“以礼服人”的风气却始终没有形成。武化之风和“私门养士”以及强兵厉马乃是社会中的主潮, “阳刚之气”和“武化风范”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调。“文弱”、“柔弱”以及“从静以敬”这些东西还没有在民族心理中扎下根基。

两汉之时, 武化之风渐显极端, 汉高祖刘邦本人就是一

个重武轻文的代表。他“欲马上得天下，平素喜武轻文，尤不好儒”^[5]。随后各诸侯纷纷效仿，竞相重武，武化之风遂蔚为大观。汉景帝时，吴楚等国“七王叛乱”，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之后，雄韬伟略的汉武帝开始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兴“文化”之风^[4]。儒家之学遂成泱泱之壮观。中国的历史格局，从此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尚武任侠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董仲舒言：“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5]⁸⁰ 中国人的骨头、气质与身躯也随即变成了另外一种格调——“文弱”。

中国自走上“文化”的道路以来，民族的体质和形象便一直与“柔弱”相影随。“文弱”就是因“文化”而弱之故。这样一种格调，与先秦武化之风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国家，却遭致了不同的体质与文化心态的逆转。

过分的“文化”和严重的“理性”，如果不加以其他非理性文化的补充和辅助，必然会发生哲学上所讲的“异化现象”。中国汉代以来的问题就是越来越缺少原来的武化迷狂，这都证明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如若少了武化这一半壁江山，民族的体质与精神将会发生严重的“异化”。

2 武化的内涵及与文化的异同

文化乃是一种内辑柔远的教化，武化则是一种外悠刚道的教化。

古人严辨人与兽之分际——文化。文化的本质是对人的心灵进行文饰，使人文雅高明，使人脱离机械麻木，使人宽广深厚通达而脱离狭隘窄薄夷固，^[6]¹⁵ 一句话，使人变得文明而摆脱野蛮。武化更是一种为摆脱野蛮而对人进行的“修饰”。文化与武化自古有之，东西方哲人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理论热情和实践智慧。探索、设计文化与武化的工具，努力对人进行尽可能完善而全面的教育，促使人的心灵各能力获得相互渗透的整体提升^[6]¹⁵。在培养人的情感方面，中国儒家有《诗》、礼、乐，古希腊有《荷马史诗》、悲喜剧、祭仪；在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方面，中国儒家有射、御、习礼，古希腊有体育竞赛等等。而且，在心灵塑造方面，文化与武化都强调以有着感性形象、能作为人类情感的普遍范例的文化形式来浸润人，达到一种熏染、陶冶，正如同武术这样鲜明、形象的文化符号，它们入于人甚深，化人也甚速。

武化之价值的传达不仅在于教与练，不仅在于练就身怀绝技的赳赳武夫，更在于锻与造，锻出身心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塑造出灵肉和谐的人格，这也就当是武之教化了。武化区别于文化，成就的不是知识与学问，形成的不是理性；武化成就的乃是天下关怀，得来的乃是感性的、活生生的理性；亦为得出理性而养得卓然至性的感性性体。

文武双全，自古至今都是每个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文与武都是教育与教化的手段与资源。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只不

过所走之路，所“行”之“式”不同，但最终的归宿，最终的修成都是相通的。武化较之于文化更侧重于对“化”的领会。这里的“化”不在于求知欲的循循善诱；不在于知识填鸭式的灌输，而在于通过“武”的手段达到对人生意义之“觉”、“悟”的亲切指点。武化更注重通过对“意志品质”的炼悟达到自律意味上的生命体征，而不是他律方式的谆谆说教。武化，乃是化掉人性中的缺陷，培养武之德性，进而对人心灵进行一种全面而和谐的塑造和陶冶，要求我们的情感不能自我封闭，而是向他人、外物敞开，在追求知人（对手）知物（拳理）的同时，更是在追求“知己”、“成己”，使人对万物都产生热爱之情，并与之融为一体。所谓见草木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7]。我们的情感受到武化以后，必然能与他人的情感沟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与他人达到情感领域的融合和升华，这时也就是武术不仅放下了手中之剑，也放下了心中之剑，迈向了至善的境地。这就是武化的最终圆成。

3 超越文化与武化的对立

过去若干年来，一般人都认为文武不相容，譬如讲到文化，或者讲到书生、学者、文人，一般人就会联想到文弱。儒者素来被人认为是懦弱的象征，“儒”字本来就含有“儒”字的意思。又有人认为文人乃是不事生产者，文人乃是虚文而不切实际者^[2]²⁸³。再说武化，一般人听到“武”字就会带着一种嬉笑之兴趣，就会联想到野蛮、横暴、动武、行凶、兵灾、匪祸、暴君、专制、霸王等等。这都是错观念，而非正面意义。这也是很坏的习惯。因为，凡是看见一个名词，都向坏处想，即便是极好的一个名词也向坏的方面想，那岂不是一种危险思想吗？文人看不起武人，武人也看不起文人，于是文武对立，人文文明与武术文明对立，如果长此以往，中国就不会有阳刚之国民气质，正派之文化个性，绝难成为一个文化的大国。

现在，一种新的看法是：第一点，文化必不是纯粹文化，而必定以武力和物质为其因素；文化失去武力就会变成虚空；例如，凡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必定是文化与武化同时发达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乃是文化最盛的时代，当时的士大夫除了学习礼乐书数以外，还要懂得射御。其次，汉朝、唐朝也是如此，元朝初年也是如此，由历史看来，可知两者是同时发展的。在魏晋南北朝与南宋时代离开武化，而专事清谈与玄学，所以受外族侵略，这乃是不健全的文化。在印度、希腊亦有同样的表现，当他们专讲空疏的文化而不努力于实际的武化的时期，他们是不免受异族武力的侵袭的^[2]²⁸⁰。所以两者不可分，一个真正的文化的总体是包括武化、武力在内的。

第二点，武化并不低于文化，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们也可以说：“各界出圣人”。文，有文圣人，

武,有武圣人。我们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人,然而他能射,能御,并且长佩剑,可见他是有武化的精神的,他的弟子中有子路,子路非常勇敢而强壮,是典型的武人^{[2]282}。

各界有各界的特点,各种事业有各种事业的伟大之处,不能说文与武定有高低,定有尊卑。文化与武化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充实而互相联系的。甚至可以说,在当下武术也是一种精神文明。武术与教育发生密切关系,武术可以影响人、影响学术,学术又可影响武术,两者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

由这样看来,可以晓得文人、武人各有美德,希望各个加以发挥,构成一个最优良的文化总体。我们要除掉旧的不健康的思想,我们要使文化促进武化,使它们互相帮助。超越文化与武化的对立,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文化国度。

4 共谋“人化”、“化人”的坦途

文化也好,武化也好,都是对人的化育与改造,都是致力于“人化”与“化人”。文以“静”至“平”,以“柔”成“和”;而武以“刚”达“柔”,以“强”显“美”,都是为了达成至善至美、和宁和谐的大写的人——即“人化”或所谓之“化人”。人化,指“自然的人化”,是指把大千的自然与万物看作是人的情感寄托物,与人的生活 and 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基于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对自然进行美化与情感改造,进而生成一个人化的意义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情感和意志得到抒发和诉求;使人生活在一种心造的辉煌或恬然之中^{[6]15}。

理论上,人化体现了人性的理想。其实欣赏自然、感受自然美的亲吻并与之进行心灵的沟通实需高深的涵养造诣。人们的情感必须广阔而又深厚,悯怀而又敏锐,超越了功利性的阻滞,让欲望在心灵营造的理性美中超脱世俗。正是因为这种人化世界是一个充满想象、富于情感的世界,它通过把人事与天道相比拟,使得人际的尊卑秩序、利益冲突,在伦理情感的和谐之中得到了化解,从而达到人际和谐、个人情感和顺畅达^{[6]20}。这就是人化意义世界中杰出的“化人”之功。

武化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武术源于生活,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术的艺术就是生活的艺术。真实的武术乃是真真切切、清晰可见、一目了然的。宏大精深之处,则是在其内蕴的精神与其包容的教化真意之中。

武术作为东方的一种凝练的人体文化,乃是东方传统人文精神的显现与养育的精髓。武术以武为道,通达人学之归宿。它是一门技艺之学,始终围绕着技击的本质为中心;但又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命的保全与珍惜。对技击之高的追求的背后更显现了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脆弱的不满的现实的抗衡。从而说,它更是一种提升人之生命质量的手段,一种生命之学。这已经是当今武术界为武术所寻找到的最佳的定位。

由此,可以说武术是一种“化人”的学问。当代武术虽已失却了当年武以技击为高的时代条件,但纵使历史的河流流经多少岁月,传统武术不能、现代武术更不能脱离“武以成人”的价值准则,武化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在于成就武人堂堂正正的文化品性。

一个健康的民族文化,必不可少武化。“重武轻文”与“重文轻武”都是一种过于偏激的错误观念,文与武各有千秋,各有各的时代价值与功用,定当好好利用,各自加以发挥。中国武术,一种极富阳刚之气的民族文化符号,非常符合中国民族心理的需要。武术的强体魄、装神威以及教育和教化等的价值,应当得到足够重视。果真能如此,武术对于改变国民气质、文化品性,定是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 [1] 王国炎.文化概念界说新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7(2):9-12.
- [2] 货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
- [3] 蔡俊生.文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4] 李力研.中国体育的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4,28(4):15-18.
- [5] 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2.
- [6] 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 [7] 成旺复.中国古代人学与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编辑:李寿荣]